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曹溪  
原本

壇經

東土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說 門人法海錄

自序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與官僚入山請師出

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眾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

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

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

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

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

南作新州百姓出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住居

王  
一  
南路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卽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此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卽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

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爲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月餘日。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

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  
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  
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  
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  
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卽不中用。  
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  
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  
是他得。我輩謾作偈誦。枉用心力。諸人聞語。總皆息  
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

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卽善。覓祖卽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椽伽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

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

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真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

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獗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卽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

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爲然。次

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卽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

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啟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五祖送至九江驛。祖惠上船。惠能隨卽把艫。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

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

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

汝大行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

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

日不上堂。眾疑。詰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

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

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惠能。

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

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

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

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明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

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宏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

指授。惠能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卽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

理經  
金。於是爲惠能薙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史君請益師陞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